

比較歐美卻仍落後甚多，況且在精密儀器國內無法配合生產的情況下，實在很難與他們並駕齊驅，更遑論超越他們了。於是林醫師漸漸把興趣轉移到國人罹患率相當高的肝癌上。我們知道，肝臟是由無數的動脈、靜脈、門脈所組成的血管球樣器官，佈滿了數不盡交錯複雜的肝管。它極易出血，但因本身脆弱，無法以結紮方法止血。歐美以往一向是先行處置肝臟外的大血管後，再作肝臟切除手術，不過這種手術法極花時間，而且在處置血管時易造成血管破裂，為此常常需要大量輸血，死亡率也高。林醫師由過去所經驗的肺區域切除法得到靈感，將手指直接插進脆弱的肝組織中，一邊弄碎肝組織，一邊把弄不碎的脈管（血管、膽管）像撈鰻魚一樣，從肝內用手指一條一條的拉起，再用鉗子，加以切離結紮。在輕輕用針一刺使血流不止的肝臟插入粗大的手指，第一次手術時林醫師的緊張可想而知。

成功再度證明它是屬於膽大心細的人：「手指切肝術」成了世界外科學矚目的焦點，各國的醫學會，著名外科教科書的編者都絡繹不絕地邀請林醫師為他們演講或寫書。林醫師並沒有把脚步停下來迷戀眼前的成功，一九七〇年發明了肝鉗子使「手指切肝」更安全化，七三年又發展出更簡化的「壓碎肝切法」，在國際醫學舞台扮演重要的角色。

醫學之外

林醫師在醫學之外，也有不凡的表現。他曾任全國射箭協會理事長，為推廣射箭運動不遺餘力。並參加芳蘭美術會，在忙碌的工作餘暇從事油畫創作。他也喜愛文學，對日本「和歌」頗有心得。

得知林天祐醫師正積極主編「中華現代外科全書」，以中文及自己的數據來寫外科學的教科書，再回想他對台灣外科所作的貢獻，不禁要為這位企圖心旺盛，又富創造力的本土醫學家獻上最高的敬意。

訪林天祐醫師



訪問：陳建宏

林峰正

胡朝榮

撰稿：陳建宏

緣起

在一個陽明山也開始飄雪的寒冷初春，一行三人迎著風，迎著雨，興致勃勃的來到坐落於仁愛路二段的林天祐醫師家。一開始令我們心中暗暗吃了一驚的是七十幾歲的林醫師身穿年輕人所喜好的牛仔褲，而且表情健朗，神采奕奕，自然地教這三個後生晚輩振奮起精神。寒暄幾句後，訪問的話匣子隨即打開。

中華現代外科全書



問：先請您談談目前的生活現況。

答：現在我最迫切完成的就是「中華現代外科全書」，這是一套以中文及中國人的數據、圖片，屬於我們自己的外科學教科書，籌備的工作已經好幾年，我們請了各方面的專家負責各個專長的部分，但好幾位先生總是說太忙了，以致有幾部分尚未完成，這些人實在應當打屁股，我們既然要做就要做到底，「忙」不是藉口，只要每天少睡一個鐘頭，吃飯少用一點時間，假日留在書房，我想很快就可以完成的。另外，我雖然早從醫院退休了（好讓年輕人出頭、發揮），但還是盡量參加各種醫學討論會，把自己的經驗，心得和年輕的一輩共同切磋研究，因為醫學之徒（Student of Medicine）是永遠無法畢業，醫學的進展是無止境（聆聽這些話，不自覺想到前陣子流行的所謂現代人心靈寫照『忙與盲』；而林醫師退而不休的精神，學海無涯的楷模，又說明了成功絕不是僥倖的！）

問：對當下台灣外科的看法。

答：比起新加坡、菲律賓、印尼、韓國，我們進步多了，在很多方面也和日本相提並論，當然比起美國或其他先進國家，我們仍然要繼續努力不懈啊！（林醫師雙手插進口袋愉快地說著。）

雲朵般飄來飄去

問：請您回憶年輕時，求學、研究的情形。

答：記得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擔任了五年無薪的助手，就住在醫院的地下室，而吃就靠不斷的值班和病人有時贈送的餅乾，水菓裹腹，憑著年輕與熱情，爲了拯救垂危的患者，雖然辛勞終日，但完成手術後，所感到之無比欣慰，實是人生最高之享受。（比起林醫師學生時代的苦鬥，吃苦耐勞，相較下，我們常喊以爲苦的基礎醫學課程，又算得了什麼，或許又因我們所欠缺的興趣與熱誠已被一堆繁重的考試壓力所抹煞吧！）

問：在您研究的過程中，常常是孤軍奮鬥抑或

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工作伙伴？

答：喔！當然需要許多人的相互幫忙、相互勉勵。要做研究，就要做別人不會的或沒人嘗試過的，而研究牽涉的範圍，因素往往很多，一個人也不可能樣樣精通，各方面人才的通力合作是相當重要的，孤單單是沒有辦法的啦！（耳聽林醫師之言，三人彼此相識，露出會心的微笑。）

問：您如何由師範學校老師的講台跳到醫學殿堂的手術台？

答：或許這就是種種命運的安排吧！各種因緣際會，就像雲朵般會飄來飄去，沒有日據時代，沒有世界大戰，我也不曉得今天的我會是怎樣；反正人生就是奮鬥，人不僅是爲自己活著，也是爲他人活著，我們必須先克服所有困難，衝破生活的障礙，活得有聲有色就是啦！如果想對我有更深的了解，可看看我所寫的「象牙之塔春秋記」，這本書我盡量以 soft 的語調來描寫，希望能引起大眾的興趣而不會覺得枯燥乏味。

這全在於「精神」上的問題

問：請您發表對當今年輕醫學生或醫生的看法及建言。

答：比起我們那個時代，總覺得現在一般的年輕人「現實」多了。回想以前，我們往往將「現實生活」置之度外，以醫院爲家，研究、工作得連外面下大雨都不知道，現代年輕學生的衝勁不再那麼強了，或許這是世界潮流的趨勢。當然，現實環境的一切還是要顧及的，只要有限度就好，做個開業醫就要做個病人對你很有信心的開業醫，如想要學術上出人頭地，對現實自然要放得比較開，像長庚醫院雖然很賺錢，但他們學術的研究也相當不錯的，這全在於「精神」上的問題。

談到研究，眼光要放遠一點，要 international，要做別人做不到的，醫學的問題是永遠解決不盡的，只要你肯多動腦筋，多運用 originality，發表報告就要像機關

槍一樣，不斷地發表，一曝十寒是無法在國際上立足的，如此才會有權威性，別人自然對你肅然起敬，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其實我第一次作「手指切肝法」也是相當緊張，害怕的。

此外，要成為一位好醫生，就要從小的地方做起，無論包紮、打針、拉鉤、縫合，即使是把人由病房推到手術房的種種都是學習的基本課程，但這些卻往往又是年輕醫生所忽視的。當然，開刀後的每個細節都是學習的藝術，如何做得最好、最漂亮，就好像藝術創作的過程，是不可掉以輕心的。

（由小見大，見微知著，我們又從一位長者的風範中得到了明證。）

外科該在急診處學

問：那麼在您擔任教授期間，對醫學教育一定獨有見解。

答：我上課絕不點名的，但常要求學生寫報告，報告中了解學生看書、學習，以及老師教學的狀況。並且鼓勵他們多進入開刀房，多聽多看、多討論，吸取前輩的經驗。我尤其重視學生在急診室的表現情形，由此可看出學生對醫學的統合、應變能力，如遇到打架、傷害等社會事件，不但要處理危急傷患，應付家屬，還要面對警察及種種特殊情況，這都是很好的學習機會。

問：有個問題是非問不可的，請您談談「養生之道」最是恰當不過。

答：張羣先生說「人生七十才開始」，我也常自稱是「新的人生」之始，並自喻為剛誕生之嬰兒，以鞭策自己，一般「養生秘訣」的報導不外乎早起、早睡、不沾煙酒、少吃油類食物，多做適當的運動等等。平心而論，在我們行醫者的眼光中，長壽並無秘訣。人人若保持中庸之道，遵守孔子「君子思危」的教誨即可達到。仔細思考，最近人類平均壽命的延長乃是因為醫學的進步，傳染病的撲滅、化學療法的進步，公共衛生的發達等等配合的結果罷了。

看看歷史，在幾千幾百億的消逝者當中，雖有大小之別，但有人歷經千百年後，仍然光輝燦爛地還活在當今世上者。如基督、佛陀、或重寫歷史的英雄帝王，開拓新世界的科學家、藝術家，他們的形體雖早已歸土，但他們的人生卻依舊活在當今世上，我常以此種人生自勉，人生就是要如此才有意義。如同牛頓所言，從大海撈取一粒貝殼，要比什麼也不做好多了，撈取過程所付出的努力，即人生意義所在。

（在追求人生意義中，若缺少在大海撈取貝殼的健壯身體，或雖有健壯的身體而無強烈的意志，則無異於行屍走肉，不只是毫無魄力，該算是一種悲哀吧！）

繪畫及頌

問：最後請您聊聊醫學外的生活。

答：在醫學之外，我喜歡畫畫，加入了一群愛好畫畫的朋友所組成的芳蘭美術會，大家彼此揣摩，有時畫得都忘記要吃飯呢！另外，有時還嘗試創作「頌」（日本和歌），激發自己的想像力，我自己從學生時代就有隨時思考的習慣，無論走路、散步、坐車，一有靈感就立刻記錄下來，不管你從事什麼，originality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個夢的永遠追尋者

談著、談著，外面的濛雨似乎已停了，我們的訪問也將告一段落，林醫師自認過去事蹟，極為平凡，只似一個小螞蟥的足跡，他只是個夢的永遠追尋者罷了，由於太多的夢想，老覺得總是在起步而已。臨走前，林醫師再度建議我們要多報導一些新人的動態與成就，給予一些肯努力、肯吃苦的年輕人精神上的鼓舞，而這也正是我們此行的目的，盼能經由這位傑出醫學人文的啓示，能孕育出一批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優秀華陀子女！